

文化视点

台湾演员跨海寻根 背后“站着”文化巨匠朱熹

□进击的南轩



武夷山市五夫镇朱子雕像 (张筱摄)

台湾演员利晴天(林典璋)手持族谱,寻找“广东省潮州府澄海县黄望沟番刘树下”——这个200多年前的古地名,在全网接力下,不到两天就锁定了汕头澄海盐鸿镇鸿沟乡。6月19日,他在澄海林氏宗祠认祖归宗。他拜的那座祠堂,以及他遵循的祭祖礼仪,背后都站着一位南宋大儒——朱熹。

一条视频,200年乡愁,800年族脉

6月8日,台湾演员利晴天在社交平台发了一段视频。他手里拿着一张泛黄的族谱,对着镜头说:“我想请问一下大家,广东省潮州府澄海县黄望沟番刘树下在哪里?我想回去寻找一下我的根在哪。”

他说,父亲告诉他,家族在清朝乾隆年间渡海到台湾,他是家族第22代子孙。族谱上那个陌生的地名,是祖辈离开大陆时最后的记忆。视频发出后,两岸网友、潮汕乡亲、当地政府、媒体迅速接力。有人从方言读音入手:“黄望沟”其实是“黄芒沟”的谐音,“番刘树”就是潮汕话里的“番薯树”;有人翻出地方志,确认鸿沟乡古称“怀德乡”;还有人联系上了鸿沟林氏家庙理事会,搬出了珍藏800年的《鸿沟林氏族谱》。

不到两天,答案揭晓:“黄望沟番刘树下”,就是今天的汕头市澄海区盐鸿镇鸿沟乡。

6月19日,利晴天走进澄海林氏宗祠,对接族谱、祭拜先祖。那一刻,200多年的海峡阻隔,被一页族谱、一座祠堂、一脉香火轻轻接上了。

祠堂:一个被朱熹“重新定义”的空间

很多人看到利晴天拜祠堂,觉得这是“传统习俗”。但祠堂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历过一次关键性的制度变革——而推动这次变革的人,正是朱熹。

在朱熹之前,普通人没有资格建祠堂。《礼记》写得清楚:天子建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至于普通百姓(庶人),只能在卧室里摆个牌位,“祭于寝”。

祭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贵族的特权。普通人想给祖先盖座房子?那是僭越。

朱熹想了个变通的法子:换个名字,换一套规矩。他写《朱子家礼》,开篇第一章就是“祠堂”。他的思路很务实:既然“庙”有等级限制,那就不用“庙”,改用“祠堂”;既然古礼太繁复,那就“多用俗礼”,化繁为简。

在《家礼》里,朱熹给祠堂定了一套规矩:位置:建房子要先建祠堂,放在正屋东边(“君子将营宫室,先立祠堂于正寝之东”)。

规模:有钱人家三间,穷人家一间也行。里面摆什么:四个神龛,分别供奉高祖父、曾祖父、祖父、父亲四代神主。

配套:每龛要配祭田(田产的二十分之一),还要有祭器库、神厨。日常怎么拜:每天早上宗子穿深衣进祠堂焚香;出门回家要向祖先禀告;正月初一、冬至,每月初一十五都要参拜。

最醒目的一条是:遇到火灾盗贼,“先救祠堂,迁神主遗书,次及祭器,然后及家财”——祠堂比家财还重要。

朱熹的这套设计,本质上是在礼制的缝隙中做了一次制度创新:用“祠堂”替代“家庙”,用“俗礼”替代“古礼”,让士大夫阶层率先拥有了正式祭祖的场所。

从士大夫到“村村有祠堂”:一场跨越300年的渗透

朱熹的《家礼》问世后,在潮汕地区迅速找到了实践土壤。南宋时期,朱熹的弟子廖德明任潮州通判,在潮州修建周敦颐祠,刻理学经典于崖壁;朱熹的再传弟子陈圭守潮时,在韩山书院“捐资买朱子著述充实书肆”。潮汕本土学者郑南升、郭叔云深研朱子之学,郭叔云甚至“在自己宗族内部躬行家礼”,把理论变成了实践。

明代《潮州府志》记载了一段关键的话:“明兴,文运宏开,土渐知明理学,风俗丕变,冠婚丧祭多用《文公家礼》,故曰海滨邹鲁。”

意思是明朝建立后,潮州人慢慢懂得了理学,移风易俗,成人礼、婚礼、丧礼、祭祀都遵循朱熹的《文公家礼》,所以潮州被称为“海滨邹鲁”。



武夷山下梅村如今仍保留良好的邹氏家祠 (黄观摄)

真正的转折点在明嘉靖十五年(1536)。这一年,礼部尚书夏言上奏嘉靖皇帝,请求“许民间皆得联宗立庙”——史称“推恩令”。从此,普通百姓正式获得了建祠堂的资格。

从朱熹的《家礼》(南宋)到嘉靖的“推恩令”(明代),中间隔了300多年。但这300年里,朱熹设计的祠堂制度,早已通过书院讲学、宗族实践、地方志书,渗透进了潮汕的每一寸土地。

于是,明清时期的潮汕出现了这样的景象:“大小宗族皆有祠,代为堂构,以壮丽相高。”

村村有祠堂,族族有族谱,婚嫁嫁娶皆循《家礼》。祠堂不再是贵族的专利,而是每个宗族的精神中心——议事在这里,教化在这里,凝聚人心也在这里。

利晴天拜的那座祠堂,朱熹的规矩在哪里?

回到利晴天认祖归宗的澄海林氏宗祠。这座祠堂里,朱熹留下的痕迹至少体现在三个层面:

建筑格局:朱熹的“图纸”
虽然澄海林氏宗祠的具体建筑细节需要实地考证,但从潮汕地区现存祠堂的普遍特征来看,其基本格局——正厅设神龛、供奉四代神主、左右配房、前设拜亭——与朱熹《家礼》中的祠堂设计一脉相承。朱熹当年定下的“三间祠堂”规制,在潮汕被一代代工匠复制、放大、美化,最终变成了今天看到的宏伟宗祠。

祭祀礼仪:朱熹的“手册”
利晴天在祠堂中经历的对接族谱、焚香祭拜、禀告祖先等仪式,其基本流程都可以追溯到《文公家礼》。尤其是“宗子主祭”(由嫡长子主持祭祀)的原则,正是朱熹特别强调的宗族秩序。

宗族认同:朱熹的“代码”
朱熹设计祠堂制度的深层目的,不只是让人有个地方烧香,而是要通过“报本反始”(报答根本、追念起源)的伦理观念,建立一套基层社会的组织方案。祠堂是物理空间,族谱是文字纽带,祭祀是情感仪式——三者合一,就是一个宗族的“操作系统”。

利晴天手持族谱,走进祠堂,祭拜先祖的整个过程,恰好完整演绎了这个“操作系统”的当代版本。他说,父亲把族谱交给他时叮嘱:“你不可以让它(血脉)断掉。”——这正是朱熹800年前想通过祠堂制度传递的核心价值。

朱子与林氏:没有血缘,但有文脉

可能有人问:利晴天姓林,朱熹姓朱,他俩到底什么关系?答案是:没有血缘关系,但有深厚的文脉联系。

利晴天所属的鸿沟林氏,属于“九牧林”一脉——唐代林披的九个儿子皆任州刺史,世称“九牧林家”。而朱熹是福建南平人,理学集大成者。两人相隔数百年,姓氏不同,籍贯不同。

但朱熹与林氏并非毫无交集。据史料记载,朱熹曾在福建莆田的“南渚林”讲学,而南渚林正是九牧林氏的重要聚居地之一。朱熹与莆田林氏学者林光朝(号文轩)也有学术交往。



利晴天(林典璋)(前排左三)和宗亲合影 (资料图片)

更重要的是,历史上许多林氏族谱中都托名有朱熹所作的序文。虽然学术界普遍认为这些序文多为后人伪托,但这恰恰说明了一件事:在宗族文化的叙事中,朱熹已经成为一个“文化符号”——他的名字代表着正统、权威和文化的传承。

所以,当利晴天在澄海林氏宗祠祭拜时,他拜的是林氏列祖列宗;但他遵循的礼仪、使用的空间、秉持的伦理,背后都有朱熹800年前写下的“文化代码”。

“时间可以是圆的”

《羊城晚报》在报道利晴天寻根时,写了一句很有意味的话:“在历史的长河中,时间是线性的,但如果我们跳出时间之外,站在一个相对超越的视角看,时间也可以是圆的。”

数百年前,利晴天的先祖从鸿沟乡出发,渡海到台湾,在族谱上留下“黄望沟番刘树下”这个最后的坐标。数百年后,他的第22代子孙手持同一本族谱,循着同一个坐标,回到了原点。

而在这个“圆”的轨迹上,朱熹就像一个沉默的“制度设计者”——他没有参与任何一次具体的渡海或归乡,但他设计的祠堂制度、编写的《家礼》,倡导的宗族伦理,为无数像林氏这样的家族提供了跨越时空的“连接协议”。

利晴天在视频里说:“终于找到我的根在哪里了。”他的根,在鸿沟乡的那棵番薯树下;而他的家族之所以能记住这棵树,记住这条路,记住自己是第22代子孙,是因为800年前有一位叫朱熹的先生,为中国人写下了一本关于“如何记住自己从哪来”的规矩。

今年10月,以“明理崇礼,知行相须——文明对话与人类社会秩序构建”为主题的第五届考亭论坛将在福建南平举行。考亭是朱熹晚年讲学之地,也是他完成《四书章句集注》等著作的地方。论坛之名,取自朱子晚年归隐的考亭书院。届时,来自海峡两岸及世界各地的学者将齐聚于此,探讨朱子文化在当代的价值与转化。

利晴天在澄海林氏宗祠里完成的那次祭拜,或许正是对论坛主题最朴素也最生动的回应——“明理崇礼”四个字,写在学术议程里,也写在每一座遵循《文公家礼》的祠堂中;“知行相须”的理念,藏在学者的论文里,也藏在利晴天父亲递给他族谱时的那句话中:“你不可以让它断掉。”



来自意大利格罗塞托市的青年艺术家正在演奏

这,是一次以音乐为信,山海相逢的邀约。近日,从武夷山音乐厅到南平大剧院,一场跨越万里的中意文化交流,在琴声中缓缓铺展。

弗朗茨·李斯特《第一号梅菲斯特圆舞曲》、弗里德里克·肖邦《叙事曲》、塞萨尔·弗兰克《小提琴与钢琴奏鸣曲》……台上琴音如诉,台下心潮共鸣。曲目跨越欧洲古典音乐的不同时期与风格,却都在武夷山的清风朗月间找到了知音。

“音乐是一种通用语言,人人都能理解do、re、mi、fa、sol、la……”意大利著名钢琴家、音乐教育家安东尼奥·克里斯托法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去年,南平、格罗塞托两市签订了建立友好城市关系意向书,他希望未来两市之间不仅有音乐上的交流互动,还能延伸到舞蹈、戏剧等其他文化活动。

在场外,来自意大利的艺术家们,认真学习“我爱中国”“我爱南平”的汉语发音。尽管声调尚显稚嫩,咬字亦不甚精准,但那份真挚与热忱,却写在每一次练习后绽放的笑容里。

“两场音乐会,现场观众的反应都非常热情,我们收到了很多掌声。”1997年出生于意大利格罗塞托市的小提琴家伊拉里娅·皮内利认为,这是两场不可思议的音乐会,大家自发地鼓掌,自发地融入,都让她印象深刻。

音乐架起的桥梁,不仅在音乐厅、大剧院内回荡,还在南平的每一片茶叶、每一缕清风、每一张热情的笑脸中悄然延伸。在两场音乐会中,收获了热情回应的艺术家们,也有了更深入地了解南平历史、文化的想法。

采访中,意大利格罗塞托市钢琴家雅科波·马伊说他印象最深的是《印象大红袍》实景演出。“演出中有丰富的色彩、音乐和许多舞者,都非常打动我。在演出中,我更了解了中国茶文化。”雅科波·马伊说,如果要用音符或旋律来描述这种感受,他会想到意大利作曲家贾科莫·普契尼的著名歌剧《图兰朵》,剧中咏叹调气势恢宏、十分美妙,就像在武夷山看到的这场演出一样。

从剧场到茶园,从琴键到茶杯,中意青年艺术交流的维度,正在闽北山水间悄然拓展。“南平是一个非常美丽、拥有很多绿色的城市。这里的听众朋友很热情,也很温暖。”演出足迹遍布各大知名音乐节与系列音乐会的青年艺术家阿莱西奥·托内利说,这是他第一次到访南平,在南平的这些天,让他身心愉悦:“我非常喜欢品茶,这是一种全新的味觉体验。”他说,这种体验就像是海顿D大调钢琴协奏曲第一乐章,洋溢着快乐的气息。他还表示,将把在南平的美好经历带回意大利,并告诉他的朋友们,有机会也一定到南平走走、看看。

文化如水,浸润无声;音乐架桥,心弦和鸣。在南平大剧院现场听完了整场演奏的陈治、王臻婷两位南平籍音乐家,在今年5月应邀意大利“A.斯克里亚宾”国际钢琴大赛组委会邀请,前往意大利格罗塞托市,并在工业剧院(Teatro degli Industri)举办钢琴独奏音乐会。“之前有过在欧洲留学的经历,所以每每琴音响起,就让我们倍感亲切、熟悉。”王臻婷说,音乐成为了他们共通的语言,把彼此拉得更近,“希望在今后的音乐交流中,有更多合作机会,将我们的民乐与西方古典乐融合,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

同样在南平大剧院现场听完了整场演奏的南平籍市民廖芳琳很是感慨:“这样的机会很难得,就想着带着孩子一起来感受下艺术的氛围。”她牵着的孩子尚不懂肖邦与李斯特,却在琴音响起时安静地睁大了眼睛。

演出终于,聚光灯渐暗,热情却未散去。许多市民朋友不约而同上台,与来自意大利格罗塞托市的艺术家们合影。一张张笑脸被镜头定格,如同南平、格罗塞托两座城市之间跃动的音符,正谱写着友好交流的全新乐章。

扫一扫 看一看

扫一扫 看一看

扫一扫 看一看

扫一扫 看一看

扫一扫 看一看

扫一扫 看一看

扫一扫 看一看

扫一扫 看一看

扫一扫 看一看

扫一扫 看一看

扫一扫 看一看

扫一扫 看一看

扫一扫 看一看

扫一扫 看一看

扫一扫 看一看

扫一扫 看一看

扫一扫 看一看

扫一扫 看一看

扫一扫 看一看

扫一扫 看一看

扫一扫 看一看

扫一扫 看一看

扫一扫 看一看